



我在书院巷小学读了六年书。我出生在河北张家口,燕山山脉和太行山脉在此“握手”,小城遂成。那时车马慢,1980年代,阳光是泛着橙色的,大街上自行车铃声丁零丁零,人们奔忙着,大街小巷仿佛也都是希望的田野。那时候没有手机,彩色电视机也才刚刚流行。孩子们的世界里,是七巧板,是过年的鞭炮和牛轧糖,是弹玻璃球,跳皮筋,跳房子,是“圣斗士星矢”,恐龙特急克塞号,机器猫。日子过得平淡,如檐角滴落的雨水,我搬着木头板凳坐在檐下写作

见两人在双杠上平移,瞬间换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玩累了,就靠在树干上听着蝉鸣,那是最好的催眠曲,连上课铃声也听不见。秋天的时候,校园里的景色便有些萧瑟了,树叶慢慢变黄,它们不是一片片飘落下来,而是忽然大风,忽然就像地毯一样铺了满地。接着一场秋雨,金色的地毯就黏湿了,不好看了。校工老徐嘟囔着扫地。我们就悄悄起了期待;张家口气候寒凉,过了十月,气温骤降接近零摄氏度,就生炉子了。今天的孩子们可能无法理解,那

我的书院巷小学

刘莹



业,那数学题好像永远写不完似的。书院巷小学的前身是抡才书院。据《万全县志》记载,抡才书院始建于清光绪四年(1878),算起来已近150年的历史。书院大门外两侧墙壁上镶嵌着两块汉白玉石碑,各宽约0.7米,高2米,碑顶有二龙戏珠浮雕。左侧石碑上刻:“张家口新建抡才书院碑记”,右侧石碑上刻:“抡才书院重约记”,均为规正秀丽的楷书。石碑的对面是照壁墙,高、宽约3丈,底部有3尺高基石,上有青砖对缝,壁上部有假马头,马头上有假三间,并雕刻花卉,极为精致。在张家口当地,这样保存完好的古书院并不多。

时候平房没有暖气,每个教室都靠火炉取暖,一间教室三四十人,一个火炉还不够,得前后两个。火炉分别安装在靠近前门和后门的地方,曲线形的铁皮烟囱,从门楣上边的小洞伸出去,远看着火炉的教室,就像巨人脸上两个相隔甚远的鼻孔一起喷着烟雾。

那时学校有锅炉房,每到秋天就要储藏足够的煤块。有一天,几辆大卡车拉着满满的煤筐,停在了校门口,校长便让我们停课去帮忙运煤。我们一听欢呼雀跃,一个个都兴高采烈地跑到校门口领取煤筐。煤筐是竹编的,不算太重,却也不小,校工老徐指挥着我们两人抬一筐,从校门口往后院的锅炉房运送。

我和同桌一组,两人一前一后抬着煤筐,一步步往前走。走不了几步,就觉得胳膊发酸,肩膀也隐隐作痛。我们不敢走太快,生怕煤块掉下来,也不愿走太慢,因为暗中和别的学生比较。班里有几个又高又壮的留级生,功课垫底,但这时候就显出神威了,他竟然和老徐搭档,足下生风,一路赶超我们,别人抬一筐的工夫,他能抬两筐。半天下来,我们每个人都满头大汗,脸上、手上、衣服上都落了一层煤灰,一个个都变成了“小煤球”。

放学回家,妈妈见我浑身是灰,便带我去了公共浴室洗澡。浴室里人挨人,水汽氤氲,一个个蓬着头排着队,就等温热的水洒下来,浑身一个激灵,然后就是皱巴巴的皮肤被泡开了的舒快感。我正洗着,忽然听到熟悉的声音,回头一看,竟是刚才一起运煤的同事,她也把妈妈带来洗澡。我俩的妈妈也不相识,一人提一只小鸡似的,捏着俩孩子的胳膊,用搓澡巾使劲儿地搓那煤灰。“你闺女又长个儿了”“可不,最近饭量大增,也有点儿开始发育了,我担心着呢,女孩子,一到这时候学习就容易掉队”。我满脸涨得通红,想哭又哭不出来。如今我已为人母,就能体会到妈妈们随随便便谈论自己的孩子,会让孩子多么窘迫。隐私、边界,这样的概念在那个时代是没有的。从浴室里出来,我就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绝不掉队。

我离开了书院巷小学。六年以后,我考到天津读大学,再后来,我留在大学里教书。校园里有荷塘,有湖池,有草坪,还有一条笔直而长的大中路,夹道皆是高大的悬铃木。偶尔,在某个平淡的午后,某个寂静的夜晚,我会忽然想起那座古旧的书院,想起校门口的石碑,后院的大槐树,花池里的鸡冠花……

我曾回去过一次,书院还在,但早已改换了功能,作为古建筑和旅游景点被保护了起来,新制的黑漆金字“抡才书院”的匾额高高挂起,后院曾经是音乐教室的地方,供奉了“至圣先师”孔子像。大槐树也仿佛一个老人一样矮了,没有我记忆里的高大。校工老徐如果还活着,也超过一百岁了。

题目从左至右:抡才书院里的大槐树、书院外院教室(王鑫 摄影)。

清嘉庆八年(1803),朝鲜学者、文人洪奭周作为“朝天使”来到中国,其间,特地登临盘山。他在《游盘山少林寺记》中解释缘由:“皇城以东二千里,为山者多矣。曷为独游盘山?以名著也!”在他看来,北京以东两千里内的山以盘山尤为知名,故“排群议,决意登之”。洪奭周家藏古画帖,绘有天下名山五十三座,其中盘山位居第二,因此他“自孩提时,爱玩其画,已知有盘山久矣”。至其游罢盘山,更是自豪地称“自古东国之使,未有登此者”,认为自己是朝鲜游盘山第一人。他是不是真的所谓第一人,有兴趣者可做进一步考证,但赴朝鲜半岛人过蓟州、游盘山且颇多吟咏,却是确凿史实。在现存《燕行录》《皇华集》及韩国各类别集中,很容易发现诸如沈象奎《游盘山少林寺》、李器之《蓟州路上望盘山》与赵秀三《盘山》等有关盘山的诗作,数量相当可观。这些域外汉诗也可以从侧面证明:盘山是一座伟大的诗山。

清嘉庆八年(1803),朝鲜学者、文人洪奭周作为“朝天使”来到中国,其间,特地登临盘山。他在《游盘山少林寺记》中解释缘由:“皇城以东二千里,为山者多矣。曷为独游盘山?以名著也!”在他看来,北京以东两千里内的山以盘山尤为知名,故“排群议,决意登之”。洪奭周家藏古画帖,绘有天下名山五十三座,其中盘山位居第二,因此他“自孩提时,爱玩其画,已知有盘山久矣”。至其游罢盘山,更是自豪地称“自古东国之使,未有登此者”,认为自己是朝鲜游盘山第一人。他是不是真的所谓第一人,有兴趣者可做进一步考证,但赴朝鲜半岛人过蓟州、游盘山且颇多吟咏,却是确凿史实。在现存《燕行录》《皇华集》及韩国各类别集中,很容易发现诸如沈象奎《游盘山少林寺》、李器之《蓟州路上望盘山》与赵秀三《盘山》等有关盘山的诗作,数量相当可观。这些域外汉诗也可以从侧面证明:盘山是一座伟大的诗山。

若论及国内历代有关盘山的诗作,自然更是数不胜数。众所周知,盘山的自然,形成于2亿年前地壳的中生代印支运动;而盘山的人文,则始于汉、兴于唐,经辽金元而极盛于清,到现在更是被视为“一座积淀深厚的文化名山”。也因此,历代的帝王臣工、儒释道众、骚客文人等,往往游历盘山,吟咏诸胜,不断丰富着这座诗山。其中最早提及盘山的诗,当数“陶逸诗人之宗”陶渊明的《拟古九首》(其二),或题《无终怀田子泰诗》。诗中写道:“辞家夙夙,当往至无终……闻有田子泰,节义为士雄”,其所言“无终”即盘山的古称“无终山”,而“田子泰”一作“田子春”,名为田畴。此人生平慷慨有节义,为避乱而率族人隐居无终山,并在当地劝农兴学,教化民众。留下作品最多的诗人,则是清朝的乾隆帝,他还是历代登临盘山次数最多的皇帝,多达32次,所创作的盘山诗超过1700首。但要论流传最广、最为知名的盘山诗,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登盘山绝顶》理应在列。这首诗前四句写景,后四句抒怀,尤其是“但使雕戈杀气,未妨白发老边才”与“勒名峰上吾谁与,故李将军舞

津派文化的文学表达(三)

盘山也是一座诗山

罗海燕

间有关盘山的所谓“恭和御制元韵”诗等为代表。又或为提及盘山名胜、人物、典籍、图画或其他典故的诗作,如高士奇的《题黄鹤楼樵乐志图兼忆盘山》等算是这一类的典型。相对于偶一登临的游客,如汉代田畴、唐代宝积禅师、元代全真教王志谨、明末清初李孔昭、清代释智朴与观荣等人曾长期留居盘山,他们更像是盘山的主人,因此他们的所有诗作都应算作盘山诗的特殊组成部分。观荣在盘山之麓筑有挂月山庄,其诗集即名《挂月山庄诗钞》,天津图书馆藏有清道光十五年(1835)手抄并批校本。集中不仅有《挂月山庄八景》《题盘山秋山图》等组诗,还将大量的其他三盘胜景纳入五七言里,直可同释智朴的《盘谷集》、乾隆的《御制诗文集》(盘山部分)分庭抗礼。还有一件趣事:现在的盘山之上有一简陋石洞,额

王林强新近出版的纪实文学集《上合缘:我与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的故事》,既是文章合集,更是围绕同一主题的多侧面描写。同时,这也是一个亲历者以生命个体对一个具有时代性的盛事的体验与感悟。

王林强对写作有着近乎虔诚的信仰,这种执念为其平和性格作了另一种注解。他将写作与生活、工作紧密联系,所写皆亲身经历,都是在场的真切感悟。这一次也不例外,他参与了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新闻中心的筹建工作。要在短时间内建成一座容纳3000名国内外记者的新闻中心,工作的难度、强度、精细度层层叠加,命运的这一际遇,不仅锤炼了个人的筋骨,更拓宽了生命的维度。他不只是峰会的筹备者、参与者,更是记录者——命运的馈赠、勃发的创造力与赤诚的情怀相融,催生出文字鲜活滚烫,直抵人心。

本书的独特价值,首先在于其书写方式。林强是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新闻中心建设的参与者,又成了拿着笔记本的记录员,最后还能坐下来当个冷静的观察员。这几种身份搁在一块儿,写出来的东西自然不同寻常:有汗水的味道,有现场的热气,也有事过之后的思索。翻开书页,你会看到党员如何带头攻坚,工人如何认真较劲儿,也会看到咱们的同志怎样跟外国记者打交道、交朋友。这些活生生的人,一件件具体的事,聚在一起,就让人明白了这样一场国际盛会的成功举办,背后究竟靠的是什么。这也正是我向来所坚持的: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学,从来都长在生活的泥土里。

林强的笔,带着真挚的“热气”,带着诗人的灵气,内里却尽是钢铁般的筋骨。你看他把那二十字的“上海精神”,化成了“树”“光”“心”“缘”“城”“新”“笑”“彩”“情”“合”……这些篇章,说是散文,倒更像是用散文的瓶子,盛满了浓浓的诗意。他

马背上的中国史(四)

马是脸面的象征

赵威

马,武之精灵。汉代的马,不仅仅是战争机器,更是融入生活的伙伴。马在儒家文化里被赋予了“礼”的内涵。南朝史家范晔说:“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守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

汉代,车马出行成为身份、地位、财富的象征,车马绘画题材大量出现在以厚葬为风俗的汉墓壁画中。比如,二千石以上官员告老还乡或征召有重望的人,皇帝往往赐乘安车。安车多用一马,礼尊者则用四马,称“安车驷马”。

西汉经学家薛广德位至三公,年老后上书请辞。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赐给他安车驷马、黄金60斤。薛广德回到故乡沛郡,地方官亲自到郡界上迎接,沛郡人也都以薛广德为荣,认为他为自己争光了。薛广德荣归故里后,将皇帝赐给他的安车悬挂起来,留给后世子孙,以为荣耀。史书对此记载道:“与丞相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丹俱乞骸骨,皆赐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罢。广德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东归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为荣,县其安车传子孙。”唐代大儒颜师古对此作注解说:“县其所赐安车以示荣。致仕县车,盖亦古法。”县车,就是把车子清空后,悬挂起来,停车歇马,不再为公事东奔西走,引申为“荣退”,也暗含向乡人炫耀的意思,代表着脸面。

汉代的“脸面”讲究细节,马的装饰便是极致体现。海昏侯墓出土的车马器中,马头部的当卢纹饰精美绝伦,龙纹、凤鸟纹、白虎纹与云气纹交织,鎏金错银的工艺让每一道纹饰都熠熠生辉。这些纹饰绝非单纯的装饰,而是“脸面的精致点缀”,就像给马镶上了“身份徽章”,向世人宣告墓主人的尊贵地位。而在出行礼仪中,马队的配置更是脸面的“活广告”:公侯出行配四骑吏,县令出行配二骑吏,伍伯执戟开路,骑吏持械护驾,马越精神,队列越齐,主人的脸面就越足。即便是丧葬之中,马也承载着“死后延续脸面”的使命——海昏侯墓车马坑陪葬20匹马,是他生前奢华脸面的延续;普通官宦即便不能殉真马,也会在画像石上刻画车马,只为在另一个世界仍能维系体面。

天津博物馆藏东汉神车马画像镜,更是将马与脸面的关联融入艺术瑰宝。镜身四枚乳丁划分出四组纹饰,东王公与西王母端坐云端,车马在瑞气中驰骋,马的姿态雄健昂扬,与瑞兽相伴左右,边饰铭文与水波纹、锯齿纹相映成趣。镜中的马不仅造型规整、线条流畅,更透着“门面担当”的气场,堪称汉代车马礼仪与脸面追求的完美融合,是汉代铜镜艺术的上乘之作。

从皇帝赏赐的安车驷马,到墓葬画像中的车马队列;从马具上的鎏金纹饰,到出行时的骑吏护驾,马在汉代早已超越了交通工具的范畴,它是身份的标尺,是礼仪的载体,是家族的荣光,更是汉代人最看重的“脸面”。



汉代铜车马(轺车)

题“霖广”,游人往往不识两字的形音义故奇而怪之。其实霖广即梅庵,古已有之,观荣就曾作《霖广仙观题》诗:“古洞云藏别有天,石门竹倚倚松巅。试看山色全归广,修到梅花本是仙。峭壁玲珑堪入画,幽禽冷寂足参禅。翠屏峰下无多路,一径盘旋到寺前。”在他笔下,盘山的一个小石洞居然是曾经的盘山佛窟。

盘山最吸引诗人的地方,首推其风景之美。释智朴曾在《盘山志》开篇写道:“其山南距沧溟,西连太行,东接碣石,北负长城,瓣蛸蜂攒,面面开生,实仙佛之胜区,乃天壤之大观也。”津门诗家龙震《说盘山》中有诗句“上盘松树多,中盘石石怪。下盘流泉冷,十里闻滂湃”,概括了历代山水客公认的“三盘之胜”,即上盘松、中盘石、下盘水。对于盘山之松,乾隆最为倾心,其诗直云:“盘山之松,天下松之冠。”袁宏道九爱盘山之石,其《入盘山》诗道:“峰峰有活石,石石挟仙气。一石置一山,一山一点翠。散作诸峦若,分身可千计。”田盘(盘山的古称)之山和水在明代诗坛“后七子”之一王世贞的笔下更是贯通天地,其《登盘山》豪言:“层峦不尽青天去,乱瀑雄争大壑来。”

此外,盘山的人文之胜也是诗人愿“与盘山作主人”的重要原因。盘山多寺庙和高僧,正如清人陈廷敬所言“我闻盘山七十二佛寺,寺寺落花流水中”。唐代宝积禅师为禅门中洪州宗祖师马祖道一的嫡传弟子,曾长期在盘山传法,他的悟道故事和佛法造詣等在后世广为传颂,也因此衍生了大量充满禅机趣味的诗作。宋代禅师掩室所写“山舍无尘外,清石榴花发透帘。槐阴满地日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宝积颂》),就是其中之尤者。盘山还多幽居隐士,如陶渊明显为偶像的田畴,决不仕清的明遗民李孔昭,方笔笔下的“二山人”李锴和石东村等,都是后世避世文人愿意效仿的对象。再有就是,自从乾隆在此修建行宫“以为岁时驻蹕之所”后,盘山在仙佛、隐逸之气外,更加上了浓重的帝王之气,于是诸如《盘山十六景》《扈蹕田盘图》等诗画一体的作品由之蔚为大观。

除了域外诗人,中国古代诗人,以及近现代史上徐世昌、严修等人外,当代诗人同样青睐盘山,白志忠的《钟情盘山》就是歌咏盘山的诗集。王学仲、乔羽、唐绍忠等人,也都有好诗传唱。正可谓:诗山盘山,文脉不断。

笔端见山河 纸上生波澜

——评王林强《上合缘:我与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的故事》

蒋晶明



怀揣一颗敏感而赤诚的诗心,捕捉那些超越语言的瞬间;也许是一次有力的握手,也许是一个无需翻译的微笑,也许就是异国同行间三言两语的会意。就这样,一个宏大庄重的国际叙事,被他写出了细腻的纹理,焐出了暖人的体温。那些原本冷冰冰的概念,一下子就活泛了。这让我们看清:原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遥不可及的理念,它就生长于寻常人之间那份将心比心的懂得和那份朴素无华的情分之中。

在文学纪实的热流之外,本书附录部分还提供了四篇理论思考文章。从千年丝路的回响,到“鎏金铜蚕”象征的互利基因,林强将上合组织的现实实践置于深邃的历史文明视野中加以观

照,把上合组织今天的道路,放进了千年文明的长河里去照看。于是,整部书在情感滚烫之外,又多了一份思想的沉静和历史的纵深。有热有冷,有文有质,这书的分量就出来了。如此,整本书不仅饱含情感的热度,更增添了思想的厚重。

天津,这座海河交汇、底蕴深厚的城市,在书中不仅是故事的背景,其本身开放包容的品格也成了“上海精神”的最佳注脚。海河的碧波、五大道的历史韵味,与现代都市的蓬勃活力拧在一块儿,就成了“上合缘”的舞台。林强写的虽是个人的“缘”,映照出的却是一座城与一个时代的热烈“拥抱”。国家的大蓝图,正是通过这一个具体的地方,一群群具体的人,才扎下了根,开出了花。

《上合缘:我与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的故事》这本书,是用脚步一步步走出来的,是用心一字字写出来的,更是用情一点点焐热的。它让我们相信了这个理儿:时代的新气象,就藏在无数普通人的投入与绽放里;重要的历史篇章,也能让一双浸满文学情怀的眼睛,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扎扎实实。这份缘,当真妙不可言——是个人和时代的同声相应,是使命和才华的共鸣激荡,更是文学在直面壮阔现实时,自然而然迸发出的那道曙光。

(王林强著《上合缘:我与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的故事》近日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天津举行前夕,海河北安桥西侧桥上慢行空间顺利贯通。由此,海河慢行系统实现关键串联,市民沿河漫步、畅行无阻,一时成为津城街头巷尾热议的民生亮点。目睹这一场微小而深刻的空间蝶变,作为规划师的我们内心满是喜悦与欣慰——这不仅仅是一处节点的更新,更是多年前那个关于“步行网络”的构想,从蓝图走向实景的标志时刻。

天津历史城区的道路网络肇始于明清,繁荣于民国,在近代开埠的多元文化交融中,孕育出“小街廓、窄马路、密路网”的特色格局。进入2000年以后,伴随着城市快速开发,“以车为本”的发展模式一度冲击了这份珍贵的街巷肌理。近十年来,世界各国新一轮城市更新正在上演,其中将街道空间归还于民的思潮逐渐成为共识。怀着对天津老城空间品质提升的深切愿景,规划团队首次提出了在海河两岸的历史城区构建连续步行网络,串联城市魅力空间的构想。这个想法的核心,是将破碎的城市街道系统整合为一张有机的慢行网络,把市民与游客重新与百年建筑、城市文化和公共空间紧密联结起来。

为了让构想落地,我们所在的规划团队多次深入街巷现场,用脚步丈量老城街道的角角落落,通过数次的现场踏勘与推演讨论,最初的想法逐渐清晰化,并最终凝练出三大核心策略:一是织补步行网络,突出慢行优先,以历史城区既有街巷为基底,优化道路断面,腾退被挤占的公共空间,从空间与管理上确立步行的优先地位,让行人有路可走、安全安心;二是强化线路贯通,实现步行连续,重点打通海河滨水、历史街巷的关键节点,连点成线,织线成网,消除阻隔,畅通衔接,让全域步行路径无断、无阻、无缝;三是提升空间品质,彰显文化内涵,将地域文化、历史文脉融入街道设计,优化铺装、街道家具与绿化,让步行空间既舒适宜人,又承载着津门独有的历史底蕴。

概念的宏伟终究不能止于纸上谈兵,需要众人同心、多方协同,更需要绵用力、久久为功。为了让蓝图付诸现实,团队将整个系统层层拆解:从主干到支干,从轴线到街巷,从大片区到微节点,步行系统分解为一个个项目,仿佛是一块块精美的城市拼图,虽然琐碎但拼接起来终将点亮历史城区的每个角落。八年实践,步履不停。随着更多的设计团队加入打造步行网络的工作当中,一条条街巷被激活,一个个断点被打通,一片片街区被串联,原本零散、破碎的步行空间,在日积月累中慢慢连缀成网、舒展成卷。从和平区劝业场商业街区道路改造率先起步,重塑核心商圈的步行氛围,继而推进鼓楼、古文化街片区串联。随后打造五大发现之旅,推进民园广场周边、湖南路步行化改造,让百年洋楼在漫步中可感可触;更有泰安道、成都道、解放北路等英法租界历史名街的全面焕新,通过融入“最美街角”,将天津历史文化符号巧妙融入环境设计,让街巷有记忆、街角有风景,步行有温度。

上合峰会过后,我们再次漫步于历史城区,以一场沉浸式的城市漫步与描绘的城市图景重逢。从北安桥下的滨水新境到五大道的洋楼光影;从和平路的街巷新生到海河畔的晚风拂面,曾经图纸上的纤细线条,已然化作脚下舒展的道路;当初那个朦胧的构想,已然成为市民日常生动的风景。漫步其间,我们既为城市空间的蝶变感到欣喜,更为能参与这项民生工程、守护老城记忆深感荣幸。

天津历史城区步行系统的建设仍在路上。中心花园、赤峰道等片区的步行环境改造工程正有序推进,海河沿线步行环境也即将迎来再次提升……天津将继续深化步行系统优化升级,持续织补街巷脉络,提升慢行品质,厚植文化内涵,让市民与游客在历史经纬中与这座充满魅力的历史名城重逢。

(尔惟系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院有限公司规划一院党支部书记,正高级工程师;张茜系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院有限公司规划一院工程师)

在漫步中感受城市温度

尔惟 张茜



蝶变新生的城市空间(十四)



满庭芳

第五四四六期